旁白:

我几乎是人生中第一次，迈出这么拽的步伐。

当然不是我想这样，只是此刻被查理苏拽着，他步子又大，我只好跟上他。

看见我们回来，那群男人互相看了一眼，坏笑起来。

小陈总:

哟，这是去搬救兵了？一个哪够啊。

查理苏:

就是你对我未婚妻出言不逊吗？

小陈总:

你是谁？

查理苏:

是你高攀不上的人。

小陈总:

你——你知道老子是谁不？

旁白:

查理苏掀起眼皮扫了他一眼，脸立马皱成了一团，转过头去。

查理苏:

这是什么脏东西。多看一眼，都会瞎了我的眼。

小陈总:

你知不知道进了光启市，大罗金仙都要尊称老子一声哥？！

老子没工夫跟你聊天，赶紧的，把你未婚妻欠的账都付了吧。

旁白:

一份长长的账单被递到查理苏手中。我忐忑地观察着他的表情。

查理苏:

就这些？

我:

?

查理苏:

因为你们闹场，我未婚妻没玩尽兴，以至于我心情也很不爽。

酒单。

旁白:

在我不明所以的目光中，他将那份酒水单塞到我手里。

查理苏:

点吧，点到你满意为止。

我:

???

旁白:

他这是要我加单？搞什么？

查理苏:

听话，不会浪费的。

旁白:

事已至此，虽然不知道他想干嘛，也只能照着他说的做。

我:

呃那个，一杯柠檬可乐，一杯百利甜，一杯——

查理苏:

你能点些贵的吗？

旁白:

查理苏无奈地看着我，尾音拖得长长的。

查理苏:

算了，单子上的酒全部都要。

我:

！？

旁白:

酒保在我们之间来回穿梭，杯杯颜色各异的酒接连端来，直到铺满了整张桌面。

查理苏:

不如玩个小游戏吧。

你们喝掉任意一杯，我就付双倍账单。

小陈总:

你小子自己说的，别不认账！

旁白:

说着他端起面前的酒，还未喝下，查理苏就举起左手，一个清脆的响指后，脸上绽放出邪气的笑。

查理苏:

Let the party begin !

旁白:

轰——杯子霎时炸开，水汽前仆后继涌入空中。不远处摆成塔的啤酒罐迅速瘪掉，丁零当啷掉落在地，宛如一曲激情飞扬的打击乐。

那些人像被烫到一般尖叫起来，又在下一秒，纷纷跪倒在地。

他们惶恐地想要站起身，可空气里像有一只只无形的手，在把他们用力地往下按。无论怎样尝试，他们的膝盖都始终无法离开地面。

巨大的恐惧使他们在地上翻滚，涕泗横流，连连求饶。

一打账单被查理苏轻巧地甩在地上,小陈总手脚并用爬过去,了悟地捧了起来。

查埋苏:

怎么样，解气吗?

旁白:

激烈的电子乐中,查理苏眯起眼睛,看着我笑。

零点的倒计时声在屋内回响,原本迷离的灯光变得明亮而绚烂,,似绽放的烟花。流光溢彩倒映在他眼中。

那么璀璨夺目,又深不见底。

我恍恍惚惚,亲一点迷失在那斑斓里。

回过神时,我们已经坐在一辆加长跑车里了.

猫哥和满满将醒未醒,安安和我呆若木鸡,只有查理苏还怡然自得地哼着歌。驾驶座后的隔板缓缓升起。

查理苏:

眼睛都快长到我身上了。

我:

刚才到底怎么回事?为什么那些人突然就——

查理苏:

你说那些人?跟你一样,被我的魅力折服了而已。

你现在一定是在想,这个男人真是该死的有魅力,越看越喜欢。

我:

……

旁白:

本来还想仔细问间,但是——果然跟他无法正常对话。

查理苏:

我刚才怎么也算是英雄救美,你不该表示点什么吗?

我:

你想怎么样?

查理苏:

没指望你能以身相许,也该痛哭流涕吧。呆着张脸算怎么回事?  
来,笑一个。

我:

……

安安:

那个,不好意思打断一小下下,请问这位英雄是——?

查理苏:

是你亲爱的闺蜜的未婚夫。

我:

不是不是!你闭嘴!

旁白:

我终于清醒过来,拼命摆手。

安安:

啊!你就是那个风流成性、脾气暴躁的男人!

查理苏:

想嫁给我的女人确实多得数不胜数,可惜没一个是我看得上的。  
风流成性、脾气暴躁，我看起来像吗?

安安:

额,后者不像,前者……有待考察。

那个,我是不是不应该出现在车里——  
  
查理苏:

说的也有道理。吉叔,送这位小姐回家。

旁白:

安安给我使了个眼色,一手拽着满满,一手拽着猫哥往门口挪。我立马猫起腰,悄悄跟在他们身后。

然而正当我要迈出胜利的第一步时,门在眼前关上了。下一秒,咔哒,干脆被落了锁。

我:

你想干什么?我警告你,我是学过中国功夫的!

查理苏:

暂时对酔鬼没兴趣,坐好了。

再啰嗦就回国结婚。

我:

……

旁白:

我忍气吞声坐下,查弾苏不屑地瞥了我一眼,,打开车窗。晚风徐徐,迎面而来的凉意吹散了脸上的热气。

也让我晕乎乎的脑袋清醒了一点。我忍不住把脸靠在窗旁。

我:

能不能麻烦把电台打开,分散下注意力,有点想吐。

旁白:

查理苏皱起眉,用一种看土包子的眼神打量我。

我:

你的车不会没有电台吧?还是你平时都听士味歌曲所以不敢打开?

查理苏:

笑话,我的车什么没有?少侮辱我的品味。

旁白:

他在一块透明的触控板上轻按两下,悠扬的前前奏缓缓飘出,一个磁性的男声开始低吟浅唱。

那旋律柔情又忧郁。连带着我的心也渐渐沉静静下来。

窗外,万籁俱寂,星光满天。路灯一盏盏迎面而来,又一盏盏快速退去,长长的公路宛如一条发光的河。

我们肩并肩,在夜色里默契地沉默着,然而我却说不清此刻让我们沉默下来的究竟是什么。

我转过头,发现见查理苏的目光一直专注地望向窗外。那双曾让我捉摸不透的眼睛在玻璃倒影里,竟显得格外清亮。

我一定是醉了吧,怎么会觉得这个家伙并没有那么讨厌?

可我明明才认识他几天,我根本就不了解他。

心情忽然变得有些难以言喻。

我:

你说,那些人会不会恼羞成怒再来找麻烦?

查理苏:

这么担心你未婚夫?

我:

……

查理苏:

这样吧,不如你嫁给我,看看到底会不会有人找我麻烦。

我:

能不能正经半分钟?我是在担心我自己。

查理苏:

你这样说我会很受伤的。好歹是未婚夫,就不能多关心关心我。

我:

你少来,我们是没可能的。

虽然我很感激你救了我,但我最多也就在心里对你改观一点点。

旁白:

看到我用指尖比划出来的那点距离,查理苏一阵发笑。

查理苏:

我需要你对我改观?

我:

……

也是。反正你从来不在意别人怎么想。

查理苏:

羡慕了?

跟我订婚的话,你也可以。

我:

你怎么又绕问来了？

旁白:

我不满地看向查理苏,却发现他也正望着我,目光里有一种理直气壮的坦然。

我心中微动,忍不住问出了那个在胸口不断盘旋的问题。

我:

你之前为什么要放了我?

查理苏:

我怎么不记得自己有这么好心?

我:

你明明已经把我带上飞机,醒来的时候我却回家了。

不是你送我回去,难道是我梦游?

而且你让我选的那两颗胶囊其实根本不是毒药吧?

查理苏:

你才发现啊?

旁白:

我愣了一下,没想到他会这么直接就承认。

我:

那到底是什么药？

查理苏:

钙片,顺便加了点助眠的东西。

我:

……

你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,你这么做的目的又是什么?

旁白:

他斜斜倚靠在座位上,漫不经心地撒撇嘴。

查理苏:

这个世界上能说到做到的人不多。

我只是有点好奇,自由和尊重对你而言到底多重要?

我:

那你现在明白了?

查理苏:

差不多。

旁白:

说着,他重新望向窗外,街灯倒映在他的眼中,映出很轻的笑意。

查理苏:

我还直没见过像你这样的人。

明明可以靠家里,非要自己单干。  
明明可以嫁给我,偏偏要拒绝。

看着好像很聪明,其实笨得要死。

我:

有什么问题吗?我活得好好的,不像你，整天游手好闲。

查理苏:

你又怎么知道我游手好闲了?你跟我很熟?

我:

那不然你是做什么的?

查理苏:

说出来怕吓死你。

我:

哼。我就见过你两回,每回你都那样。

而且碰上你准没好事，一会儿摔跤,一会儿又被流氓找茬。

杯子还莫名其妙地炸了?怎么打了个响指就突然炸了呢?

你是在里面装了什么东西吗?我我记得电影里面好像把两种酒混合,就会爆炸。

Bong！

旁白:

精神放松后,酔意袭来,让我的脑神经缠成了一团浆糊,连眼前的画面都开始模糊。

查理苏安静地看着我又是碎碎念，又是傻笑，一会儿又哭丧着脸，没有说话。只有暖风在我们间呼呼吹着。

我感觉自己像坐在暖炉旁，窗上的光晕都变成了漫天飘舞的雪花，却一点也不寒冷。

查理苏:

喂，你是不是彻底醉了？

我:

我又没喝酒，怎么会醉。

我告诉你，我没那么多钱，是你自己非要点那么多的，白己付。

查理苏:

醉得跟个流浪汉似的。

我:

你说什么？

旁白:

我的耳朵里嗡嗡响，听不清他的话，只能看到查理苏的嘴巴在一张一合。

我:

你说——我现在是流浪汉？

旁白:

我嘴一扁，委屈地垂下了脑袋。

我:

都是因为那个坏人，我才变成了流浪汉。哇——你知不知道他有多变态？

查理苏:

你是不是喝了假酒，醉成这样？

我:

酒哪有毒药可怕，那个变态逼我吃毒药，呜呜呜。

旁白:

眼看我沾满涕泪的手就要拽住他的衣袖，查理苏脸都绿了，急忙往我手里塞了一大把纸巾。

查理苏:

都说了不是毒药，是钙片，是钙片！

我:

你也觉得他缺钙对不对，不缺钙很难有那样的脑回路。

旁白:

僵持了很久，查理苏才从嗓子里不情愿地憋出一个字。

查理苏:

……缺。

旁白:

得到了肯定的答复，我才心满意足地止住了抽泣。

查理苏:

在你眼里，他除了变态，还是个什么样的人？

我:

除了变态吗？那就是自恋的、奇怪的人。

查理苏:

真难得，居然不是禽兽。

我:

要这么说的话，也不是不行。

旁白:

我转过脑袋，把脸贴在冰凉的座椅上，没有看到查理苏的黑脸。

我:

你说他人模狗样的，为什么非要听家里的安排联姻？

旁白:

这一次，我没有听到回答。

车还在稳稳前行，那首歌不知重复了几遍。

我:

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你不许说出去哦。

旁白:

我勾了勾手，示意他靠过来。

查理苏:

我不说。

我:

其实我刚才根本没抱希望他能帮我。

看我狼狈，他应该会很开心吧。

可他怎么就帮我了呢？

谢谢……

旁白:

我砸吧着嘴，迷迷糊糊间感觉到好像有什么凉凉的、柔软的东西擦过脸颊，像小时候每次发烧时外婆都会盖在我额头的毛巾。

我的心忽然变得很安定，终于沉沉地睡了过去。

夜深了，旧的一天已经过去。这条长长的充满争吵、误会和眼泪的路，也到达了终点。

查理苏坐在车内，却没有下一步动作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抽出被枕在女孩脖子下的手臂，轻轻甩了甩。

咔嚓——女孩的睡脸定格在他的手机上。

车门被咚咚敲了两下，司机毕恭毕敬递过来另一部手机。

司机:

副院长电话。

旁白:

查理苏接过，听筒内瞬间传来杂乱的人声和哭喊声，还有叮铃咣啷的金属碰撞声。像一首来自异世界的进行曲，划破了此刻的寂静。

他的眉毛渐渐拧起，抱起女孩，匆匆走进公寓。

五分钟后，闪动着红光的车撞入一片浓黑夜色中。